

高山之上

——评牧之诗集《风在拐弯处》

黑土

“我与黄昏，在回乡的路上偶遇红尘如山/心的瑶池飞起鱼的涟漪，叠成尘世的禅意/烟雨与星光还在懵懂未醒/岁月的光芒已暮壺济世，而大风/顶着漫漶的春秋之心，走在积水之上与岁月一起布道，与周游的李白一行吟吟/那个旅途中在异乡喝酒的人/还在与时光面壁而坐”（《上善若水》）。诗是一卷画，飘逸着一大片云贵高原上绿树、嫩草、飞鸟、古寺和云海的人间仙气。诗人牧之眼里，贵州是他心中最美最富特色和活力的地方，一边是机场和高速公路，手机、电脑和互联网，一边是纯绿色待开发的生态型的特大型山地旅游公园，有瑶池、古树、古坝、凉亭、荷花，有布依族原始村寨，有环保式的木机织布、纯麻凉鞋，有绿色人工压榨的甘蔗粮，有独具特色石板屋等。诗人希望用诗歌来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他的家乡旅游观光，投资开发，是他最近写诗的宗旨。

就牧之而言，贵州的山水是他诗歌抒写之不尽的源泉，他站在那片土地上、站在高山上，看到的人，男人、女人、年青人、老人和小孩，看到通向乡村的公路、树木、清清的河水，都变成了诗，或诗的故事，从而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诗集《风在拐弯处》中，《雨巷》让人看到，他的《雨巷》和现代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一样优雅，一样充盈着美好的诗意的艺术氛围，但不同处，牧之写的是深爱的贵州旅游古镇郎岱明清老屋组成的巷子。所不同的，牧之就是牧之，他不是李瑛，也不是戴望舒，他是贵州的牧之。“无需佛光的点化，岁月搬来的/鸟语、花香、阳光、雨露/随雨巷拂去的尘埃，与秋雨的飞溅和漫流/叩响临街的门环，路过的回眸忘记了奔跑/窗根依附的窗台也走出灵魂瞬间的委婉/置身雨巷的某一段暗示，倾听风雨过后的缄默”。因为他的诗，让世界知道了郎岱古镇的“雨巷”，和英国伦敦繁华大街背后的“雨巷”一样的美好，一样的可爱。《与时光一起远行》《临水而歌》《老井》等诗，与《雨巷》同样唤醒汉、苗、布依族青年人对生活、人生和国家的热爱，特别后工业文明时代农村向城市化转型时代的国家的热爱之情和向上的进步之心。《风在拐弯处》浸透了一位优秀诗人对自己民族和社会的热爱之心，鼓励自己的同胞把生活和国家建设得更美好一些。

牧之在表现贵州少数民族人民与时俱进的生活，切入点艺术的，多元的，甚至是变幻的，充满具有民族特色的幽默、意韵和隐逸，特别是他的富有个性化的禅意的汉语词汇，丰富了诗歌文化的个性、技术性和多元性，这种不同质的诗语，让牧之在诗坛硕果累累。牧之的诗就是牧之的诗，别人写不了，也模仿不了，因为他的胸间有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故乡每一棵树，每一个山头，每一幢木屋，每一块水田、水井或铁索桥、庙、亭和坝，瞬间都能喷出一首诗来。应了老话：胸中有诗才能写诗，胸中无诗一字也写不出来，更别说把诗写好，但他胸中的诗永远写不尽。

贵州有着多民族的不同风情的多元风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牧之身上既受唐代古诗散文的影响，又吸纳欧美现代诗的先进的艺术律律主导的自由、自然、流畅的诗语写法，特别是他的诗中有一种以艺术见长又为大众喜欢的禅意的布依族宗教观，秀水俊秀。“一只小鸟，在时光里悠然打坐/我们在一首民谣里嬉戏，一场连绵的雨水/开始与沧桑往事和世事磨难，一起剖析/石头的腹语，在虚掩的窗棂里反刍时光/直到鸣啾的麻雀和叽喳的母鸡唠叨岁月/腾起的尘埃里，有寒光依旧在闪动”（《守望》）“渐行渐远，西风把夕阳吹落/鸟影在树枝上摇晃，向阳的山坡上/有我们思念和牵挂的亲人在赶路/那些天涯的套路太深，我们只有沉下心/与闯入尘世的游魂，一起临水而居”（《远方》）。《守望》《远方》既有含蓄的艺术的诗意、象征和意象，又是一种宗教感，诗里的宗教观是进步的，它承认现实，但有一种积极的抵抗感，如小鸟、石头和天涯，小鸟在飞翔中获得食物，麻雀、燕子和雄鹰，它们同时在飞翔中让翅膀变得结实和健康；鸟儿吃饱了食物才有空在树上打坐休息，否则它将饿死，诗的意象暗喻每一个普通人需要通过努力的做工做事方能获得美满的生活指数。牧之笔下的“石头腹语”，是一片哲学图象很宽的艺术画面，而且是多元的，石头用途很多，如石头坚固，大的光滑石头可以坐，可以观赏，也可以打成建房用的石料卖钱，碎石子可以铺地路、筑高速公路和机场跑道。诗人用不能说话的小鸟、石头拟人说事，人有嘴、手和腿，属万物之灵，可以做各种各样鸟类、石头不能做的事。凡事做才有成功之可能，等待没用。诗人急切地用他的艺术型的诗，鼓励每一个人人燃起对生活和生活的激情，其实是艺术的真，艺术的爱与美。

《风在拐弯处》是贵州省诗协和贵州大学出版社联合倾力打造的十部诗集之一，是读者对诗人牧之的认可，也是生活对牧之写诗的回馈。

评论专版



情系金州的山水情怀

——序诗集《泼诗水墨卷》

牧之

在万峰林
我把每一寸光阴磨亮
掏出心里的乌云
刨出山间的月亮
作者把眼前的景，和诗中的人、情感，沉思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读起来既流畅，又感人。
在毛宏眼中，万峰林是这样的：
顺着阳光的手指
我看见万座峰林
拉着春天的手
迎接万亩油菜花的舞蹈

这时的我
在一滴露珠中找到
喜悦的山峰
她穿越过亿万年前的大海

无数波涛汹涌
把地心结打开
那些奋发向上的力量
像火山爆发
……

看到这样的抒写，你会感到作者从心灵的安静固守转而升至对万峰林浸染灵魂深处辽阔时光的呼唤，展现了诗人对万峰林那种强烈的热爱之情。

而因抗日战争而闻名中外的二十四道拐在陈进云的诗中是这样诉说的：
此刻，我伫立在 24 道拐
历史的卷轴
在夕阳的余晖中
悄然打开

铁与血、悲与泪
在一座山的身躯上
演绎着一个
硝烟弥漫的年代
赤着上身的山民
千锤万凿
联通，滇缅动脉
……

在诗中，我们已感到，战争的硝烟早已随着时光与历史散去。如今，二十四道拐成了让游人难忘的景点，但历史留下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顽强不屈的精

神，仍会不断激起中华民族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斗志。

诗歌是能让人不忘过去，奋勇向前的。

《毛诗序》称：“诗人，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纵观《泼诗水墨卷》，我感到，我们在金州十八景的美景里流连，在金州九位 80 后、90 后诗人的诗歌里徜徉，穿过他们吟咏的黔西南美景，不难发现，他们和那些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人们一样，都在抒发对心仪的美丽山水景色热爱的情怀。

当我们回首沉思，不难发现，古代诗人们就是通过寓情于山水美景，借物抒怀，从而成就了一篇篇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

诗仙李白畅游庐山，面对庐山震撼的美景，他灵感喷发，诗情汹涌，才有了《望庐山瀑布》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狂放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出神入化，挥洒自如的情怀抒写。

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影响甚远，特别是诗人们，常常借山水抒发自己的情怀抱负。

诗仙李白一生眷怀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杜甫的抱负亦不同凡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他孜孜以求的宏伟志愿。即使被人视为隐逸诗人的孟浩然其实也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在“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壮阔景象、磅礴的气势中亦不自禁地流露了诗人想一展抱负的情怀。

唐代诗人李白的《望天门山》、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崔颢的《黄鹤楼》、现代诗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等都是寓情于景，借景抒怀，情景交融的优美山水诗。

同样，《泼诗水墨卷》里 80 后、90 后的黔西南青年诗人们也是通过吟咏黔西南山水来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通过对黔西南优美风光的推崇，使自己的灵魂在抒写中得到陶冶与净化，也使人生的境界得到升华。

于是，我想到，作为一个诗人，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面对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而无动于衷，不去抒写，不去颂扬，那不就枉为诗人了。

80 后、90 后的黔西南青年诗人们为了家乡的美景，他们用诗歌的方式为金州十八景鼓与呼，颂与扬，他们做到了。为他们点赞！

是为序。

夏国强

“远方”的呼唤

——有感于海子“远方”意象的诗

诗人海子的生命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之间一样短暂，但这颗流星在陨落前却是那么光彩夺目，引得诗坛业内人士和无数诗歌爱好者仰头瞻望。即便在其身后，仍不断有许多人吟诵他带给人世间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思索及对生命真谛呼吁的诗歌，继而形成了一个“海子热现象”。直至今日，我们还在缅怀他、纪念他、研究他。

海子的诗，首先是存在之诗，体现的是他对生存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质的理解甚至洞察，他的诗呈现出对生存的领悟这个现代诗从意味上讲最主要的特征，也正是其灵魂所在。波德莱尔曾说：“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出现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对海子而言，对生存的领悟是有深深印迹的，正如诗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标记一样，海子的多首诗中就出现过“远方”一词，它便可看作海子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标记。

海子一生两次的西藏之行可谓他去过的最遥远的地方，哲学家克利曾经说过：“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海子既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奉者。早在 1984 年，海子在诗中就写到“黄色的月光/奇怪又空荡/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地方”（《龙》），那时他就给远方的远景做出初步的定位，对远方的意象有如神交。然后，在 1986-87 年间，他接连写到：“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九月》）；“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祖国”（或以梦为马））；“我是在我自己的远方/我在故乡的海底——”（《喜马拉雅》）；“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奔向远方，你去而不返，是哪辆马车”（《夜晚 亲爱的朋友》）。这时的海子对远方带给他的精神圣地是多么关注，多么坚定。1988 年下半年至 1989 年，时间来到海子生命尽头的前夕，他又写到：“远方就是这样，就是我站立的地方”（《遥远的旅程》）；“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更远的地方 更加孤独/远方啊 除了遥远 一无所有/那时我在远方那时我自由而贫穷/这些不能触摸的远方的幸福/远方的幸福 是多少痛苦”（《远方》）；“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旅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黑夜的献诗》）。此时的远方在海子内心又变的如此荒凉和精神空虚之境，暗示着他内心中的“宿命论”。“远方”在海子诗中的不同感受恰好说明它是海子的精神家园，他因此对“远方”始终满怀敬意进而一往情深。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海子对远方情有独钟，为何“远方”的意象在其诗中频频出现，“远方”究竟在呼唤着海子什么？这还要从前文所述的他对生存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质的理解甚至洞察说起。对世界本源的思考，对人类前景的叩问是海子极为自觉的行动，也是一种自觉的责任，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忧虑，海子选择了“远方”。“远方”实际上代表了海子心中的理想，寻找“远方”，“远方”都是为着实现理想，实现对于人类前途的担当。于是，怀着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对尘世生活的无奈，海子像一支携带着不可变更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时光的利箭开始出发了，遥远的远方把美好的事物送到了海子的脚下，同时又将情感的受难注入他的心中，滋润着他远在异乡的身躯，洗涤着他如随神唤的灵魂。在海子内心，“远方”是一种到达精神秘境的象征，也是情感依托之地，漂泊不过是人类精神的不断提升与历险，他以个人的承受力来表现人类内在的力量。远方的灵感不住地浸入才华如水的海子脑中，激发了他对诗歌独特而具深意的理解和认识的考虑。于是，一首首饱含知性和张力的优美与苦涩的诗句就在他的笔下汩汩而出，引领广大读者进入了精神的诗意家园。但在“远方”成为一种“受难”之时，海子的悲剧已然难以避免，海子追求“远方”的行动以及追求的过程虽然悲剧情调十足，却处处张显着海子的伟岸与高大。更重要的是，这些追求的各种

质素以种种方式渗透进海子后期的诗歌创作，从而为其诗歌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可能。

海子诗中“远方”的意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正如诗歌评论家陈超所说：“诗歌展开的是另一个心象的空间，它不是现实的摹本，而是现实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人人都有，不是普通哲学的，而只能是作为个体的诗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感受到的。”“远方”始终是海子的精神故乡，它一直在用故乡的母语呼唤着海子。读者就不难理解海子为何在意气风发时向往远方，而在意志消沉时心系远方的理由了，也就理解到“遥远的路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月全食》）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的良苦用心了。

席勒著名的论文《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里提出：以素朴的节制，来提防心灵过于夸张；以感伤的情绪，提防心灵走向松弛，将素朴与感伤两者完美结合，就是“最高类型的诗”或称为“感伤牧歌”。以此观照海子“远方”的意象的诗，无疑是席勒所说的较高境界的诗，也即能够达到“感伤牧歌”的高度。当然这类诗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评价是基于诗中隐含着本质直观、生命体验说和异质混成因素，概括地说就是：体现出海子以一种非感性的直观能力，直观到本质的存在，进而靠直觉和体验来把握生命自身的直接经验，通过他自身容纳的不同的经验与素材，写入诗中，使诗具有了对抗共生的语境张力。

海子的一生虽然短暂，作为一个等待他去不断抒写美好世界并给读者心灵快感的现世诗人来说，他似乎是一个失意者，但正是这失意感本身，却为他赢得了火焰般的光芒。纵观海子“远方”意象的诗，我们不难得到一个启示：海子饱含着一种精神家园和承受苦难及殉道并存的情怀响应着“远方”的呼唤，从而再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倾向性，它使我们铭记：“远方”不仅呼唤着海子，它还是一种虔诚，一种信仰，一种责任。